

东方王 著

东方武侠至尊系列

血煞无敌手

七

东方王

东方 武侠至尊系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章

血煞无敌手

东方武侠至尊系列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 04 号

东方武侠至尊小说系列⑤⑥⑦
——血煞无敌手(上·中·下)

东方王

责任编辑:闻益 装帧设计:丁明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阜阳印刷总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0

字数:2200,000

版次: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310-6/I·1209

每册定价:10.80 元(全十册定价 10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冷铁剑见郁金香将上官云天与他相提并论，且夸成了一朵鲜花，心中极不是滋味。

狡诈的虚伪往往会使那些天真善良的人上当受骗。

他觉得她可笑又可气，可悲又可怜。

郁金香忽然道：“冷哥哥，你知道吗？上官云天正是因为是你的好朋友，我才那么信得过他。”

“他说他与我很要好，是吗？”

“是啊！人家连你身上有颗痣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冷哥哥，你知道他的身上有何奇异之处吗？”

“奇异之处？”冷铁剑摇了摇头：“不知道。”

“他两手的拇指都比别人多了一节，连这你也没发觉。”

冷铁剑的心似被重锤猛地一击，身子不由哆嗦了一下，口中发出一声轻“啊”，面色变得惨白。

“冷哥哥，你……怎么了？”郁金香见冷铁剑神情骤变，忙惊诧地问。

冷铁剑没有做声，木雕泥塑般地立在那里，过了许久方木讷讷地道：“难道这一切都是天意？”

“什么都是天意？”郁金香满面疑云。

冷铁剑苦笑着摇头：“一件你不知道、也不必知道的事。郁姑娘，令堂大概受风寒所侵，贵体有些欠佳。不过你不必害怕，没什么大碍，休息几日便会好的。我在这里等上官大侠，有件紧要事情商量。你先去飞龙帮总舵，免得令堂等得心急。我和上官大侠随后就到。”

郁金香惊悉母亲染病，便离了鬼眼洞，急急奔向东宝峰。

冷铁剑的心情烦闷而又杂乱，不时在洞口走来走去，一个使他极其不愿接受的事实，却勿容置疑地摆在他眼前。上官云天就是胡京莲所生的那个孩子，冷铁剑虽然早有所料，但当从郁金香的口中证实此事乃是千真万确之时，仍不免令他愕然和震惊。

胡京莲所生的那个孩子，两手的拇指都比别人多了一节，这正是冷铁剑自武不凡身上取下的那个黄布小包中的秘密。

一条人影疾若鹰般朝鬼眼洞奔来，当看清洞口立着的冷铁剑时，不由倏然止步。

“是上官大人吗？”冷铁剑边说边向上官云天走来。

上官云天抖了抖手中的折扇，揶揄地一笑：“是冷门主哇，幸会幸会！冷门主是来此访美的吗？”

冷铁剑鄙夷地看了上官云天一眼：“不，我是专程来访上官大人的。”

“噢……不知冷门主有何见教。”

“想向你提示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一个绝顶的秘密，它关连着阁下的身世。”

“哼，危言耸听，我的身世根本无甚秘密可言！”

“阁下请到洞内，我有样东西拿给你看。”冷铁剑说罢，径自转身进入洞中去了。

上官云天犹豫了一刹，方满腹狐疑地走进洞里。

冷铁剑在烛光下取出一个黄布小包，包内是一幅折叠得极整齐的白绫，白绫的四边一边写着一句当年朱允文写给胡

京莲那首赞美莲花的诗句。正中是一幅画，画着一个眉心长有一颗黑痣的恶人，折下一朵怒放的莲花。莲花的正中画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婴儿两手箕张，每只手的大拇指都多了一节，掌心中分别写着“癸未”和“春分”四字。

上官云天看了多时，总也看不出画中之意，只看出那个眉心长有黑痣的恶人极像他的父亲上官昆仑，因为上官昆仑的眉心之中也有颗很大的黑痣。不由看了冷铁剑一眼，冷冷地问道：“你让我看这做甚？”

冷铁剑道：“素闻大人聪慧机敏，悟性极佳，难道一点也看不出画中的含义。”

上官云天为了尽快弄明白事情的真相，如实地答道：“画上这个折断莲花之人，似乎画的是家严，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

“阁下可知道自己的生辰年月？”

“永乐元年，也就是癸未年春分那日出生。”

“你看这画中婴儿掌心上写的什么？”

“我早已看见了，不过，这能说明什么呢？”

冷铁剑收起白绫包好，道：“你记不记得你的母亲？”

上官云天神色黯然地垂下眼帘：“听家严说，家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逝去了，我一点也不记得她老人家。”

“不，她刚刚去世，可谓尸骨未寒……”

“什么？你说什么？”上官云天大嚷道。

“你想看看她老人家的遗体吗？”

上官云天一下懵了，一时间不知如何作答。

“你随我来！”冷铁剑说罢，便转身向洞外走去。

上官云天略一踌躇，才疑疑惑惑地去追冷铁剑。

在鸟瞰崖下的山洞里，燃起了十几只腊烛，照得洞中一片通明。胡家莲的尸体静静地躺在一块青石板上，神态显得极为安详。

上官云天看到胡京莲的尸体，禁不住惊问道：“这不是青莲教的古教主吗？怎么……”

冷铁剑神情木然地道：“对，你没看错，就是她。她就是你的生身母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不必着急，再来看看这个。”冷铁剑用手指了指武不凡的尸体和刻在石壁上的字道。

上官云天看后若有所悟，两眼久久地凝视着胡京莲的尸体出神，许久一动未动。

冷铁剑向上官云天详细地陈述了当年胡京莲和京良玉的婚变，朱允文游太湖与胡京莲做秘密夫妻；京良玉强行玷污胡京莲；武不凡和京良玉受胡京莲之托，去寻找化名朱天龙的朱允文等等，一直说到胡京莲之死。最后道：“令堂交给武不凡的这幅画，倘若能送到令尊之手，令尊极快便可悟出画中的寓意。画面四周的那首诗，乃令尊所作，毫无疑问，那朵莲花则象征着令堂，她的孩子乃是癸未年春分降生，而令尊和令堂同游太湖正是壬午年的夏季，这使令尊立时就会想到孩子乃是他的骨肉。令堂为了便于你们父子相认，特意煞费苦心地画出了你那奇异的拇指。莲花被京良玉所折，这是

令堂暗示京良玉玷辱了她的清白。所以，当令尊见到眉心长痣的京良玉时，定然会想方设法地杀了他。然而，遗憾的是武不凡并未将此画交到令尊之手，便被京良玉推下了悬崖……”

上官云天的神情起着急剧的变化，面色惨白得骇人。冷铁剑正欲将自己的身世告诉他，让他知道自己和他乃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不料上官云天蓦地一声大吼：“京良玉，我要将你碎尸万段！”话音未落已疾纵身向外奔去。

“站住，我还有话说……”冷铁剑急起直追，直至临近洞口，上官去天因洞道狭窄不得不往外爬行时，冷铁剑才将他抱住。

“放开，我要去找京良玉，我要杀了他！”上官云天拼命地向洞外爬。

“不行，你这样会出事的！”冷铁剑死死抱住上官云天不放。

“滚开，不要你管！”上官云天突然回手一掌打去，正打了冷铁剑的发鬓上，冷铁剑顿时失去了知觉。

上官云天出了山洞，如疯似魔地狂奔起来：“京良玉，我杀了你……”呼喊怒骂声震撼着山林，久久地回荡在恬然而安谧的夜空。

他终于跑不动了，一头栽倒在草地上。

一个阴冷的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起：“你究竟怎么了，这么疯疯癫癫的？”

上官云天见是上官昆仑，半转身子指喝道：“京良玉，我

……我要杀了你！”

“畜牲！你疯了不成，浑说的什么？”上官昆仑斥骂道。

上官云天站起身摇摇晃晃地指着上官昆仑的鼻子：“你说，你是不是叫京良玉？是不是……”

上官昆仑不屑地瞥了他一眼，冷笑着道：“是又怎么样？”

“我……我要为我娘报仇，我要杀了你！”上官云天话犹未尽，便双掌一错冲向前去：“唵”的一掌拍向上官昆仑的前胸。这一掌虽然饱含着无穷无尽的仇与恨，但终因精疲力竭而显得那样迟缓无力。

“哼，看来你需要冷静一下……”上官昆仑左掌一摆，毫不费力便将上官云天的双掌引向旁侧，右手倏地疾探，已锁住了上官云天的梗嗓：“你真想死？”

上官云天毫无怯意：“你杀吧……”

“哼，我现在不是要杀你，是要你听我说话！”上官昆仑收回五指，缓缓背过身去。

上官云天的头脑果然清醒了，愤愤地道：“你想说什么？告诉你，狡辩是没有用的！”

上官昆仑仰望星空，沉思了片刻，方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口气淡淡地道：“你终于知道了真相。其实，即使你不知道，迟早我也会告诉你的。”

上官云天鄙夷地“哼”了一声，把脸转向一旁。

“你都是知道了些什么？”上官昆仑问。

“我……哼，我什么都知道了！”

“既然如此，别的事我就不啰嗦了，只说说我和你母亲的

事吧。你的母亲容貌绝美，在我的心目之中，可称天下第一美人。我爱她爱到何种地步；大概普天之下也只有我才体会得到，别人是无法想象的。为了得到她，我简直是挖空心思，不择手段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你母亲和你外公的赏识，和你母亲订了婚。就在我同你母亲即将举行婚礼大典之时，郁雪娘却突然闯入了我的视野。”

“那是一个春末夏初的日子，清晨，我在花园中练武，郁雪娘去为你的母亲前去采折瓶花。看到她那两条裸露在外的玉臂，我联想到了你的母亲，猜测她那两条胳膊也一定似莲藕般白嫩。大概我的眼神太痴，引起了郁雪娘的误解，她临走之时对我回眸一笑，岂料那一笑竟给我造成了终生之憾。”

“凭心而论，郁雪娘比起你的母亲虽说稍有逊色，但与别的女人相比，也算及上是鹤立鸡群了。她那一笑含羞带怯，妩媚至极，竟然令我心头一荡，意乱神迷。当日黄昏，我便鬼迷心窍地悄悄塞给她一盒胭脂，没过几日，终于同她做下了那种苟且之事。”

“事发婚变，我被赶出了胡家，赌气和郁雪娘成了亲。我是因为恨她才同她成亲的，倘若没有她，我就不会失去胡京莲。于是，我便百般折磨她、摧残她。岂料，有些女人竟会把男人的虐待视为情爱，反倒引以为荣，感到欣慰，郁雪娘便是如此。除此之外，她还有一种奇特的心理，那就是她能从胡京莲手中将一个男人夺走，觉得是终生最值得自豪的事。”

“不久，建文皇帝朱允文南游太湖，我受人之托去刺杀他，

结果没有成功。为逃避缉捕，只得暂时躲藏起来。你的父亲朱允文和你的母亲胡京莲，就是在那时一见钟情，做了秘密夫妻的。”

“由于燕王朱棣率兵南侵，朱允文在太湖没住多久便匆匆返京了。其间，你的外公也已病卒，我便重返红菱岛，潜入了胡家，用迷药制住了胡京莲，终于占有了她的身子。”

“朱允文和胡京莲的风流韵事，我一点也不知道，还为自己占有了胡京莲而暗自喜欢。当我每次逼她与我拜堂时，她总以不愿屈居郁雪娘之下为由，百般推托。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为了腹中的孩子才忍辱偷生，否则，绝不会与我周旋那么久。”

“你出生之后，我一直以为你是我的亲生骨肉，所以十分喜欢你。后来，你的母亲交给我一个帐簿，要我和武不凡去寻找一个叫朱允龙的人讨帐。途中，我无意间发现了武不凡的行囊中有把尚方宝剑，不由疑心大起，便用酒将武不凡灌醉，问出了朱允文和你母亲的那件事。直至那时，我才醒悟到你母亲不愿和我成亲的原因，也明白了你并非我的骨血，猜测到你母亲要我去讨债乃是一个骗局，实则是欲将我置之死地。一种受到欺骗和玩弄的怒气油然而生，我整整思虑了一夜，二日清晨便悄悄离了客棧，返回红菱岛去杀你的母亲。岂料未走多远便被武不凡追上了，他武功甚高，我只好将他骗到鸟瞰崖，冷不防把他推下万丈深渊。”

“我所以要杀死你的母亲，是因为对她爱至极限，不想让别的男人再得到她。除了她之外，我这一生从未真心爱过别

的女人。她死了这么多年，我一直过着独身的日子，绝对不近女色。”

“爱屋及乌，由于对你母亲的一往情深，我几乎将全部的心血倾注在对你的抚养上。一个男子汉，拉扯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所受的艰辛你是无法想象得到的。我想，我和你父母之间的恩恩怨怨，与你毫无牵连，你是无辜的，所以我要将你拉扯成人。你可以将我视作恩人，因为我拉扯了你这么多年。但是，你亦可将我视作仇人，因为我是杀害你母亲的凶手。至于你的父母，他们给了你一个血肉之躯，对你来说，固然恩比天高。可是，他们让你落下个私生子的名声，此等奇耻大辱，难道不是造孽和罪过吗？所以，你同样也可将他们看作是人的恩人或者是仇人！”

“我曾向你说过要你登上皇位的话，决非信口雌黄。你父朱允文逃出皇官之时，妻儿老小已尽皆焚于宫中，所以，你便成了他唯一的儿子。这些年来，即使他又娶妻生子，总也比你年幼。按宗法礼制嫡长相传的规矩，你是当今天下惟一可以继承帝位之人。但是，这却需要你父亲对你母亲的追认册封。否则，便是明不正而言不顺，这就是许多年来我一直查访你父亲朱允文下落的原因。”

“你父亲当年逃出京城之时，行动极为隐密，以致我二十年来都未查到他的踪迹。前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一个当年随他一起逃走的旧臣口中，才打探到了事情的真相，知道他乔装成了僧人，法名应文。但是，人海茫茫，我到何处去寻呢？于是，便让我在朝中的一位朋友婉转密报皇上，皇

上这才派出了你们这个‘杀手帮’。怕你们真的杀了‘应文’，我才始终不离你们这帮人的左右。眼下，我终于如愿以偿，找到了化名应文的朱允文，明日夜间就要与他见面了……”

上官云天禁不住插言道：“即使我明正言顺地成了他的儿子，又如何能登上帝位呢？”

上官昆仑冷笑着道：“朱允文是个胸无大志的庸才，这么多年，竟然死守着古刹佛经度日。倘若他有复国大志，不早将帝位夺回了吗？他乃大明朝的君主，至今，许多地方官和统帅军队的将领仍是他的旧臣。只要他一声号令，无论官府还是武林中的有识之士，定然会齐声响应，聚集在他讨伐叛逆的旗帜之下，何愁国不得复？然而，这重任只有你去完成了……”

上官昆仑顿了一顿又续道：“我所以想方设法地让你当上皇上的侍卫，一则是让你熟悉皇家的礼法和宫廷的生活，免得以后当上皇帝时对什么都一窍不通，遇事茫然不知所措；二则让你了解朝中内情，以利时机成熟时策动哗变，作为内应。”

“等见到你父之后，你要设法敦促他，尽快打起复国大旗。至于我和你母亲之间的事，我想你应该知道如何告诉他……”

上官云天思绪缭乱，心血翻腾，怔怔地凝视着上官昆仑。他怎么也弄不清立在他面前的这个人，究竟是他的恩人还是仇人。

皇帝，这个人类最高权力的代称，对他的吸引简直太大了。况且他身为皇帝的近身侍卫，对皇帝的一切是那么了如

指掌。他深知，一旦自己登上帝位，普天之下的一切财富，都将为自己一人所拥有！

上官云天“扑通”一声跪了下去：“爹爹，孩儿一时糊涂，孩儿该死……”

上官昆仑微微一笑：“不必如此，快起来吧，我还有话要问你。”

“不知爹爹还有什么事？”上官云天站起身毕恭毕敬地道。

“你母亲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冷铁剑告诉我的。”

“冷铁剑？他那么年轻，怎么会知道这些事？”

上官云天遂将冷铁剑所说的话及自己的鸟瞰崖下的石洞见到的一切都说了出来，最后道：“爹爹，我一辈子都不会将母亲的死因如实地告诉我父亲，以防他对你怀仇。不过……”

“不过什么。”

“冷铁剑会不会将这件事说给我父亲听呢？”

上官昆仑踱来踱去地思虑了一阵，方止住步道：“这件事很难说，如果冷铁剑知道那个应文长老就是你的父亲朱允文，是极有可能将真相告诉他的。但是，我想这件事的可能性极小，其因有三：一是你父绝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否则，他怎会隐藏了二十年而不被发现呢？所以，冷铁剑不可能知道他就是当年的建文皇帝；二是你父深居俭出，行动诡秘又踪迹不定，只和万飞龙一人照面。万飞龙和冷铁剑仇深似海，冷铁剑根本没机会见到你的父亲，三是冷铁剑对你如此，意

在和你化敌为友，为维护你的声誉和尊严，决不会将你的这个隐私随便告诉他人。”

“爹爹言之有理。明天夜间，万一我父亲不去那个山神庙，该如何办呢？”上官云天有些忧心忡忡。

上官昆仑“嘿嘿”一笑：“那就有好热闹看了，因为冷铁剑的母亲玉金妹和那个马芸菲都在我的手里，骷髅洞的人不说，冷铁剑岂会同万飞龙善罢甘休？万飞龙不换人也不要紧，只要我们死死盯住他的行踪，就不愁找不到那个‘应文长老’！”

上官云天点了点头，少顷，忽然一脸忧愁地道：“锦衣卫指挥使仇登和总管太监冯俊英眼下都在此地，换人的事若让他们知道了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他们一定会禀告皇上，说我无能，杀手帮这么多人，竟让‘应文长老’从眼皮底下溜了，岂不降罪于我？”

“这件事我早已做好了安排，换人之事由你亲自出面，抓住‘应文长老’，你总算大功一件，完成了皇上交给你的使命。等将应文押至途中之时，我自有办法让你安然脱险！”

两人又说了些明晚换人的具体事宜，上官云天转身走了。上官昆仑正欲离去，不远的深草丛中蓦地响起一个低沉的声音：“上官昆仑，你可真是伶牙利齿善于雄辩啊！”话未说完人已现身，缓缓向上官昆仑走来。

来者是个鹤发童颜的老者。

上官昆仑看清来人，惊喜地道：“原来是你老兄呀？这种

时候，你怎么会在这里？”

老者道：“我若不在这里，怎么会看到刚才那出好戏呢？我可真佩服老弟这张利口，竟能让一个有不共戴天这仇的人，心悦诚服地跪在自己脚下喊爹！”

上官昆仑仰天大笑，笑声之末方道：“我不仅要他喊我爹，还要让他扶我坐上皇帝的宝座！”

六十三 真人不露相

冷铁剑苏醒之后，早已不见了上官云天。他感到头痛欲裂，紧咬牙关爬出了洞口。

冷风一吹，精神为之一振，头痛也减轻了许多。他想去找上官云天，怕他出了什么意外，但却不知他的去向与居处。只好去飞龙帮总舵，打算与万飞龙等人计议一番再作道理。

过了三孔岩，不久可以看到东宝峰的山口了。正行间，忽见前方不远处飞速掠过一条人影，流星般闪入一片树林之中，不由疑心大发，疾展身形追了上去。走进树林仔细一看，那人竟是胡大川。

由于在树林之中，胡大川行进的速度明显减慢，还不时用树干作为掩体，鬼鬼祟祟地往前窥视一瞬，然后再继续前行。

出了树林，胡大川向一个陡坡上爬去，直至此处，冷铁剑才发现胡大川是在跟踪一个人。由于距离较远，冷铁剑怎么也看不清那人的身架体态，只看见一个时隐时现而又模模